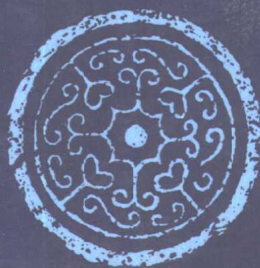


○汪啓明 著

先秦兩漢
齊語研究



巴蜀書社



● 汪啟明 著

先秦兩漢齊語研究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責任編輯：謝藝波

封面設計：李文金

1998.10.16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6685458

先秦兩漢齊語研究

汪啟明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1.75

字數 270 千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 冊

ISBN7-80523-879-0/H·31

定價：21.00 圓

BAC 6/10 05

序

上古漢語存在衆多的方言。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它可以分為若干個大的方言群。這些方言群的成因可以從整個漢族人民的歷史得到說明。

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北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管叔于管。弟叔度于蔡。餘各以次封。”後來管、蔡聯合紂的後人反對周王朝。周公平定了這次叛亂，那時已經是周成王時代，又封殷的後人微子開于宋，封康叔于衛，封唐叔于晉，封蔡叔于蔡。成王之後，康王又分封了一批諸侯。

揚雄《方言》里面有許多古國名，如“晉”、“周”、“燕”、“齊”、“魯”、“魏”、“宋”、“魏”、“陳”，它們的形成和西周分封諸侯以及這些諸侯國的消長有着密切的關係。

就華夏語言來說，分封列國，使華夏的語言散布到更廣闊的地方，促進了語言的分化。但是當時這廣大的地區並不是荒無人

烟，除了華夏族以外，還居住着其他的民族集團，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華夏族到了這些地方，和當地土著的語言發生融合，成了勝利者。而這些民族的語言則融入到華夏民族的語言中去。因此上古漢語方言的形成既有語言分化的一面，也有語言統一的一面。這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人們對它的研究還非常不夠。

汪君啟明的這本專著就是以一個方言群作為對象來探討這個問題。作者認識到上古漢語方言距離今天有兩三千年的歷史，文獻難徵，要想自己的研究成果接近當時的真相，必須就時空兩個方面加以分疏。因此確定研究的時間以先秦兩漢為限，範圍以齊語為準，就這一個特定的時空範圍進行探討工作。

齊這個地區在上古時期雖然很早就有華夏族在活動，但是還居住着不少東夷集團的民族。如山東曲阜一帶的奄，臨淄一帶的蒲姑，都屬於東夷集團。周公的兒子伯禽封魯，姜尚封齊，占有了這片地方。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當時諸侯封到某地，多是舉族而遷，實際上是一種軍事占領。經過了一段時間，這些東夷語言被同化了。形成了後世的齊語。

作者廣泛地收集資料，運用傳統語言學的實證方法，吸收現代語言學共時的和歷時的概念，注意語言的文化背景，聯係古代齊人的歷史，對先秦兩漢的齊語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方法是得當的。

全書一共五章，除第一章為概論外，二、三、四、五章是全書的主要部分。

第二章“齊人和齊語”，對“齊人”、“齊語”、“齊文化”、“東齊”、“東夷”等名稱作了深入的考察，有力地批駁了林語堂

氏在《前漢方音區域考》里面提出的“東齊”自為一個特殊方言的論斷。這一章從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由姜齊到田齊）的經濟政策和語言政策着眼，論述齊語和齊文化自身的發展和向外擴散，分析了齊語在當時和後世漢語文學語言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響，講得非常深刻，而論述姜尚率領羌族的龐大軍隊和宗族對齊地實行武裝占領和移民以及跟當地使用夷語土著居民互相接觸、融合，探討齊語形成發展的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長的意味。

第三、第四兩章“齊音鈎沉”（上、下）對有關齊語的材料，包括韻語、异文、假借、聲訓、經師讀音等作了廣泛的收集和窮盡的分析，歸納出齊語聲類和韻類的十項特點。除個別的特點前人略有論及者外，多數是作者爬梳整理的結果。論證精當，頗有創獲。而對齊語的歌元對轉現象的敘述，可以補充和匡正林語堂《陳楚江淮歌寒對轉考》的結論。

支、脂、之、微在齊語中有混用現象，作者並沒有由此得出四部合一的結論，而是假定脂、微兩部在齊語里面沒有區別，支、脂、之三部個別字在齊語里面有交替現象，持論非常審慎。

第五章“齊語廣證”，對古代文獻中屬於齊語而未注明的材料以及字面為齊語而實際上並不是齊語的材料都認真地加以辨認，不少地方還能夠追本溯原談到古今的演變。如釋“鴛”之為“鴛”；引用王樹枏的《廣雅補疏》，材料由《爾雅》到清末民國初年，釋“薄借”，由《周禮》鄭注、《釋名》到宋代吳曾的《能改齋漫錄》，都能闡通周洽；又如從大汶口出土酒器，結合《周禮·地官》鄭注“今齊人名麴■餅曰媒”論證齊人的釀酒業，也有新意；至于對“餅”字的處理，駁斥杭世駿關於此字為齊語的

說法，也能够言之成理。

方言之間的語法差異不大，作者沒有作為專章來敘述，而只是在相關的章節涉及到，看來是出于審慎的考慮。

書後附錄“齊語詞目表”和“先秦兩漢齊語韻譜”，是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收集資料的具體化，很有參考價值。

汪君啟明受業于西南師大李運益教授之門，勤學好問，業精覃思。九十年代初來學于余，治先秦兩漢漢語。余以為汪君曾研究《晏子春秋》，囑在此基礎上擴大，不妨以整個齊語作為研究對象。兩年後，汪君草成此書，對前人的研究作了比較系統的總結，同時又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資料翔實，論證嚴密，有所發現，有所發明，這樣來研究上古漢語某一地方方言還不多見，可以視為一塊引玉之磚，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同仁來從事此類研究工作，像秦晉語、吳越語、楚語、中原語等都大有文章可做。

汪君草成此書後，經過五年的不斷修改補充，現在將要付梓，求我作序，拉雜寫了這些，算是第一個讀者讀了這書的一些想法。

趙振鐸序於四川大學桃林村

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

題 記

方言之學，開始于西漢揚雄的《方言》。劉熙的《釋名》，則涉及方言的音的問題，如“天”、“風”等條是。具體記載或論述各地區的語言的有章太炎先生的《嶺外三州語》、吳文英的《吳下方言考》、孫錦標的《南通方言疏證》等。這些論著，對我們認識各方言都有用處。但是都沒有系統地對方言進行理論的研究。有之，則見于汪啓明同志的《先秦兩漢齊語研究》這篇論文。本文搜羅廣博，考證周密，迥非一般研究成果所能及。文中對齊語的音韻問題特別注意，設有“齊音鈎沉”上下兩章，對齊語的韻部和聲母作了詳密的論證，這是非常難得的。

——蔣禮鴻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2)
第二節 研究先秦兩漢齊語的意義	(4)
第三節 齊語的基本材料	(8)
第四節 研究先秦兩漢齊語的方法	(16)
第五節 前人對於齊語的研究	(28)
第二章 齊人與齊語	(40)
第一節 齊人、齊語的形成和發展	(41)
第二節 齊語與雅言的關係	(49)
第三節 齊語和其他區域語言關係	(55)
第四節 齊語區域的擴張問題探索	(67)
第五節 關於齊語語法的幾個問題	(82)
第六節 齊語和齊文化的地位	(94)

第三章 齊音鈎沉（上）

- 齊語的韵部…………… (105)
- 第一節 《詩經》音係與齊語語音…………… (105)
- 第二節 之支脂微四部的關係…………… (109)
- 第三節 真文元三部的關係…………… (118)
- 第四節 舌尖鼻音韵尾同舌根鼻音韵尾之間的關係 … (129)
- 第五節 入聲韵質物月及其與之部的關係…………… (136)
- 第六節 齊語的歌元對轉現象及所謂 S 尾問題 …… (144)
- 第七節 關於“齊人言殷聲如衣”…………… (152)

第四章 齊音鈎沉（下）

- 齊語的聲母…………… (164)
- 第一節 複輔音…………… (164)
- 第二節 關於舌根音的問題…………… (177)
- 第三節 清鼻音…………… (186)
- 第四節 濁聲母…………… (191)

第五章 齊語廣證…………… (219)

- 第一節 齊語的詞彙…………… (227)
- 第二節 詞的區域試析…………… (253)
- 第三節 字義和詞義的一些現象…………… (273)

主要參考文獻…………… (293)

- 附錄一 齊語詞目表…………… (301)
- 附錄二 先秦兩漢齊語韵譜…………… (317)

后記…………… (362)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1.1.0 漢族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殷商時期。他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向四外擴張。從地緣上看，漢族活動的廣大地區的西部、北部、西南部是高山，東部和東南部是大海。在當時生產水平低下，科學不夠發達的條件下，漢族被限制在這個範圍內活動。

漢族從黃河流域不斷地向四方活動。由於幅員遼闊，交通不便，加上戰爭割據等諸多因素。分散到各地的漢語，一方面在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差異；另一方面又和當地的土著語言融合而成為勝利者，吸收了土著語言的一些成分豐富了自己。經過了漫長的時間，分歧越來越大，就形成了一個個具有自己特點的方言。

這種現象在春秋戰國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另一方面，由於各國之間的互相交往，又形成了一種類似共同語的東西，這就是“雅言”。雖然當時這種雅言起着不同方國

之間共同交際的作用，但是比起今天的民族共同語來，他還是一種低級的形式。在當時，方言的作用應該比“雅言”更重要。

長期以來，漢語的研究偏重於這種“雅言”，而對當時各地方言的研究就很不够。而當時的方言分歧，比起今天無疑要大得多。

以我們的認識，當時的方言還是占重要地位的。研究他的情況，對認識這一時間的漢語的發展，無疑是重要的。

1.1.1 本文研究的齊語，大致包括了今天山東地區先秦兩漢時代人民的交際用語。亦即先秦時代的“齊言”、魯語和東夷（齊）語；兩漢時期的青州、徐州和兗州的人們使用的語言。他們的內部，還可以再細分為三個較大的方言區，每個方言區的內部，又包括了若干土話，如“齊西偏之語”等。三個大的方言區是齊語區、魯語區、東齊語區。這三個區域，大致以齊國的臨淄、魯國的曲阜和位於今天膠東半島的萊子國故都黃縣為代表，然後逐漸擴散。這是因為這三個城市在先秦兩漢時期是他們各自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說：

假設在一片遼闊的區域上起了分化，某一個城鎮由於居住其中的重要人物或者由於優越的地理環境，變成了經常的宗教儀式或政治聚會或貿易往來的場合，周圍村寨的居民不時地來到這個中心市鎮。在這些訪問期間，他們注意家鄉言語的特別“俚”的形式，用旁的不致引起誤會的或惹人笑話的形式來代替，這些受愛好的形式應該是各地完全通行的或通行最廣的；假使沒有這樣一個形式，選擇常常落在中心市鎮的形式上。村人回家後，他繼續使用這樣一些新詞語，他

的鄉鄰親友便加以模仿，一則因為他們知道新詞語的來源，再則因為這位曾經訪問中心市鎮的說話人在家鄉提高了聲望，通過第二和第三手，以致其余，這些詞語會傳到更遙遠的人們和地方去，這個市鎮變成了言語中心。^①

至於齊語這三個下屬的方言區之間的界限，大致以他們的行政邊界劃開，因為“重要的方言分界綫是緊挨着政治界限并行的”^②。具體地說，齊語和魯語以泰山南北為界，而東齊語則大致以漢代的東萊郡為其範圍。

1.1.2 齊語在他的運動過程中不斷發展，這種發展最後的結果，就是逐漸融入漢民族共同語的大家庭中。在發展中消磨掉自己的特點，又不斷產生新的特點。在漢語這個大系統中，他是一個子系統。他具有大系統的特點，但是又有自己的一些獨立的因素。在語言衝突和語言適應的過程中，既有游離，又有聚合；既按自身的規律發展變化，又受其他方言和漢語文學語言的制約。這種語言運動規律的複雜性決定了語言不能夠簡單地用一元或者多元來進行概括。即便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如先秦兩漢時期，也既有“雅言”作為它們的共同形式，哪怕這種形式還是低級的；又有“言語異聲”的方言，作為其地方變體。

研究一種語言，不能不研究這種語言的歷史。研究語言的歷史，不能不研究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語言和歷史互證的方法，在我國很早就產生了。翻開《詩》毛傳、鄭箋、《說文》、鄭注三《禮》、《釋名》等漢代經師的著作，把語言和社會歷史、文物典章制度聯繫起來考察的材料就不少。西方在十九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產生之後，這種方法更引起了學者的重視，產生了一批有影

響的著作。中外語言研究的歷史證明了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道路，所以，本文在研究先秦兩漢的齊語時，也準備將語言和文化，語言史和民族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第二節 研究先秦兩漢齊語的意義

1.2.0 漢語史的研究，是漢語研究中的極為重要的一個部門。近年來，學術界正從各個方面對先秦兩漢漢語進行深入的研究。^③在研究指導思想、研究方法、研究材料方面都有不少可喜的創獲。研究先秦兩漢漢語，通常的作法是不分時間、地點，將上自甲骨文、金文，來源不同的《詩經》、《楚辭》、《韓非子》、《荀子》甚至漢代的《史記》、《漢書》及其後代的注釋都排列到一起進行研究。這種做法，注意到了一種民族語言的內部一致性和一個時段的相對穩定性，可以勾劃出先秦兩漢漢語的大致輪廓，找出它的一般規律。但是，如果出現了一些例外，這種研究往往就難以作合理的解釋。而在一種語言或者一種方言之間，情形是千差萬別的。如果把這些各有差別的情況揉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勢必得出與實際不相符合的結論。漢語史研究，就出現了這種情況，把各種材料裝進一個大拼盤中，在各種材料的混合使用下，勾勒出一個統一的模式。當然，從顧炎武起，就有不少學者承認，許多無法解釋的例外，可能與方言有關。而且，只要造出一個“模範的成周國語”^④，就必然是處處適用，又處處有例外。就先秦兩漢漢語來講，盡管研究的成績斐然，但是“由於文獻衆多，說解分歧，仔細觀察，千余年時間里發展綫索還是若明若暗，並不是清楚地呈現在人們面前”^⑤。

例如，就漢語的起源來說，便有“暗”的一面。如果從《史記》記載的傳說進行觀察，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一、夏族的神話始祖是著名的治水英雄禹。“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夏本紀》）

二、商族的神話始祖契，是簡狄的兒子。簡狄又是帝嚳的次妃。而“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殷本紀》、《五帝本紀》）

三、周族的神話始祖後稷的母親姜嫄，“為帝嚳元妃”。（《周本紀》）

四、秦朝的統治者的祖先，是一個女性，“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秦本紀》）

這種現象具有文化學和語言學的雙重意義。首先，從人類學意義上看，先秦時期這些不同的民族，最早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黃帝；其次，如果進行系統轉換，結果就是文化系統的一元說轉換為語言系統的一元說，即漢語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如果承認漢民族文化、語言以及人類的一元起源，那麼後來產生的民族和民族語言就是分化的結果。如果進行歷史比較研究，就可以以之為基礎。

如果再往上追溯，則《國語·晉語四》：

昔少典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這就是說，黃帝、炎帝本來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他們是日神少典和有蟠氏的兒子，以後分別成為姬、姜兩姓的部落首領。還與上面的結論一致。中國古代的民族和民族語言似乎是來自一個源

頭。但是事情并不是這樣簡單。語言後來是怎樣分化的？各個部落和各個地方的語言有沒有差別？如果有，這些差別又是怎樣產生的？是什麼條件、什麼因素促使其產生？又是什麼時間產生的？這些研究得還很不够。相反，如果我們不承認上述的推論，如像有的學者那樣，認為漢語的起源是多元的，華夏民族的起源也是多元的，那麼，它又是怎樣形成“雅言”的？在一個地域方言之中，哪些是這個地域方言的成分，哪些又是“雅言”的成分，也還是不清楚的，這也是“暗”的一方面。

1.2.1 研究中國文化，不能不研究齊魯文化。齊魯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西周之後，又是周天子的“首封”和“次封”之地。國師姜尚被封到齊，是首封；武王把肱股之臣周公封到魯，是次封。周繼承了夏商二代的文化傳統，所謂“周監乎二代，鬱鬱乎文哉”，而齊魯又較多地保存了西周的文化，例如吳公子季札曾經觀禮於魯，就嘆道：“周禮盡在魯也。”齊在戰國時期更成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之一。因而，研究先秦兩漢的華夏文化，齊魯文化是一個重點。李學勤先生曾經將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文化類型分為七個文化圈，即長江中游的楚文化圈、長江下游的吳越文化圈、黃河下游的齊魯文化圈、黃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中原以北（包括趙國北部、中山國、燕國等）的北方文化圈、西南的巴蜀滇文化圈以及陝甘的秦文化圈。^⑥在這七個文化圈中，齊魯文化圈的地位相當重要。

研究齊魯文化，不能不研究齊魯語言。這是開展對齊語的研究很重要一方面原因。英國現代著名語言學家特倫斯·霍克斯說：

一種文化通過語言的編碼手段和自然發生關係。因此，

只要稍微把這個觀點加以擴張，就可以產生這樣的含義：即構成文化的整個社會行為領域或許事實上也表現了一種按照語言的模式進行編碼的活動。^⑦

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也說過：

人類並不是獨立地生活在客觀世界上，也不是像人們通常理解的那樣，獨立地生活在社會活動的客觀世界上，相反，他們完全受已成為表達他們的社會之媒介的特定語言所支配。想象一個人不用語言就可以適應現實並且把語言僅僅看成是解決交往或思考中的特殊問題的一種附屬手段，這純屬幻想，現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團體的語言習慣上的。^⑧

一切文化都是傳播的。傳播是文化的本質。不能傳播的文化是死文化。沒有傳播就沒有文化。而語言是文化傳播的基礎，也是文化的外化形式。文化背景可以對語言產生重要影響。研究語言必須研究文化。因為文化給語言打上自己的特定印記，它還影響着語義的理解，同時，文化差異還造成了語言語義的非對應性。

1.2.2 研究漢語史，不能不研究齊語的起源、形成、發展和演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漢語在先秦兩漢時期，尤其是先秦時期的情形。我們只能通過典籍記載去發掘探求語言模型，而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典籍絕大多數是齊人所作或者是經過齊人整理的，必須在研究好齊語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研究整個漢語的歷史。

1.2.3 研究齊語的重要性第三個方面的原因在於，前人比